

精英典藏本

石英散文

散文精品文库

费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英散文/石英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1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80-1506-1

I. 石… II. 石…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649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87×960 1/32 开本 6 印张 82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8.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一	在虎门，林则徐雕像前
五	写在三国古战场
十	襄樊之气
十四	古文化城漫笔
十九	华清池和兵马俑
二十五	古青州二记
二十九	徜徉在高昌古城
三十二	小院石径自徘徊
三十六	杨广与张掖交易会
四十一	十笏园两悟
四十六	中原遗地几处寻
五十二	昭陵六骏秦川秋
五十七	兴城古城
六〇	东阿曹植墓

六十二	忽然把石林和高昌古城想 在一起
六十七	地下马群
七十一	石窟里的油灯
七十五	我观华山
七十九	烟雨富春江
八十三	夜宿元坝
九十一	永远的芬芳
九十七	癸酉鸡声鸣潼关
一〇三	长白山，从秋到冬
一〇八	湖畔情思
一一三	海湾，由冬到春
一一七	半岛春雨图
一二一	龙虎山，仙女岩
一二四	人道云中有仙山
一二八	从都匀到荔波
一三三	黔南原始林
一三七	黄的浑黄，绿的纯绿
一四二	没看到野人
一四六	厦门风韵

一五〇	近读秦川别有思
一五四	金华正年轻
一五九	三足鼎立黄河口
一六五	为山水优势作表
一七〇	钻天 杨，很寂静
一七三	台湾来的小伙子
一八〇	雪落中国大地
一八五	后 记

在虎门，林则徐雕像前

我沉思，沉思在全身雕像前。

林公，我猜想你生前也有过钦赐黄马褂，却不会相信因此就可以刀枪不入；你虽站在虎门最高处却不致相信脚下就是世界顶点；你当时虽然加紧修筑炮台，却不敢因此就高枕无忧，也不会因此而低估了夷敌的炮利船坚；你虽然常常手持长筒望远镜，却不相信这就是千里眼，你仍会恨这长筒还是太短，看不到地球那一边……

然而，你毕竟是第一位真正以望远镜观海的人，因而不会盲目地妄自尊大，你看到了在“中央大国”以外，毕竟是天外有天。

林公，你知道吗，据说在你所有的塑像中，这一尊塑得最好。是的，眉宇间的神情是

那样庄严自信，但也难以掩住内心那出于深重责任感的缕缕忧思。谁都知道，你有很大抱负，更有诸多的遗憾。

你纵然能使珠江口的虎门防御工事固若金汤，却无力使长及万里的海防一无薄弱环节；你纵然能在你的前敌指挥所帷幄运筹，灵动有效，却无法扭转京师太和殿内那金镶龙椅的崩塌趋势；你纵然可以殚精竭虑目不转睛地盯视伶仃洋内的风吹浪动，却无暇后顾也无法防备奸佞从背后射来的唇枪暗箭；你纵然能够……然而……！

是的，林公，你的抱负如许只能随珠江空流入海；你的诸多遗憾却化为远徙伊犁漫漫夜路上坠落的晨星。你经过三台、四台、五台驿站，跋涉在沙荒戈壁，眼前不再是南海的激浪，而是西风中亚里木湖的轻波。但我想你这时内心弹奏的也不只是悲曲，时不时地以昨日还持着望远镜的手抚向胸口，那万字平戎策如今安在？驿站的残烛嚼着诗稿，却啮不动你那一腔报国御侮的忠忱。

你在沉思，是的，在沉思，沉思逝去的不平常的岁月，沉思那壮烈而又苦涩的岁月。你

首战珠江口，再徙伊犁州；尤其在这时，你更禁不住拈须长叹：那毒害何以流布甚远？看来这毒害不仅在鸦片烟枪上，要治本也不仅仅在于销烟，更在于人心痼疾，奸佞逆行，腐恶成灾！

林公，你凝望前方，迷茫中有清醒，清醒中也有迷茫。你一生与毒害作对，却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孤力难扫烟霾。也许多少执著的追求者都难免有遗憾，而你的遗憾可能较之一般人尤甚。

早先读你的传记，都是说你六十五岁上病卒，可这些年来有不止一篇文章披露，你其实是死于小人之投毒暗害，而且有不少根据，并非出于捕风捉影。我是相信近年来的新说的。但不知你临终时可否晓得自己是“非正常死亡”，可否晓得是谁置你于死地。

是巧合也并非巧合：你毕生与那个“毒”字不共戴天，却始终没有摆脱“毒”字对你的侵害。

最简明的答案是：凶手对你绝情，只因为你对毒害从不留情！

林公，我们不应对你苛求，谁也不应说你

没有“彻底肃清”人间的毒害。禁毒和肃毒可能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几十年几百年的努力。但你能走在前头树起肃毒的大纛而且身体力行，就足有资格以你不倒的形象，昂立在南天制高点上！

一九九七年

写在三国古战场

水淹七军故地

不必寻觅当时的实物，就是这片地方无疑。这是解良人关云长五十八岁的一生中最风光的一幕，这是那位红脸大汉红得最发光的时刻，也是他那五络美髯飘洒得最威风的定格。

襄阳——樊城，成就了关羽，而关云长也为襄樊添加了浓重的一笔值得称道的记录。如果说“隆中对”是文士纵谈天下大势一扇呼风的方略图，那樊城大捷则是武人有意无意实现既定方略成功的一步。

然而，成功的背后往往隐伏着制败的火种，犹如晴天的山后酝酿着雷暴和雹云。

于是，不久以后便有了吕蒙白衣渡江袭取关将后方根据地荆州，便有了仓皇南撤驰援而落马于麦城。一条普通的绦索可以绊倒平时令人眩目的良驹，崎岖的小路能够截断叱咤风云人物的生机。信不信由你。

千百年来，多少诗人文士以至平民看三国掉眼泪，尤其为“关公”的末路悲惊而嗟叹；评论家则指点此公的种种失误尤其是他的刚愎自用导致殒命。

都有道理，都是专业或业余评论家之言，却也未必是唯一正确的解释。仅以“刚愎自用”为例，古往今来将帅乃至王者有此性格者绝非关某一人，其中有的不仅未落至“走麦城”之厄运，反而累获成功，而纵横捭阖，终世无可抗拒者。

究其实，关羽之由胜转败，因素颇多。性格悲剧固有，孤军远离大本营，劳师远征而造成顾此失彼，恐亦是致命伤，兵将不足，主帅远离却无能人勇将看家，荆州焉能不失？

面对魏、吴两家前击后袭，显然兵力不足，可一时乘锐冲击，终难以持久。关某之悲剧，归根结蒂，有力量对比之虞，亦有命运作

怪。

命运之谓，并非迷信妄说，其包含因素之微妙，非一两语所能尽表之，但不是不可知，而有着颇富意趣的唯物辩证道理在。我相信。

长 坂 坡

赫赫有名的当阳长坂，如今余威尚在。土地是搬不走的，尽管常山赵子龙早已随日暮西风远逸。

一个人一生可能有多种建树，能够为人乐于称道的往往是几件事迹。一个作家尽可以著作等身，给人印象最深以至口碑流传的，往往是他的代表作或他最拿手的方面。一个将军纵然身经百战，人们啧啧称赞的也是他打得最出色的几役。

常胜将军赵子龙的名字首先与长坂坡联系在一起。人们记住了他，也许有正统观念的因素在，但其实质仍是众人对勇者的崇慕，对武艺超群、蔑敌如鼠的英雄壮举的肯定。要不为什么京剧《甘露寺》中，孙权和乔阁老要苦争赵云在长坂坡是“七进七出”还是“三进三

出”，其实质仍是对一个人价值的评判，也说明居于不同利害方面的不同感情倾向。

但赵云当时可能不会料到：他于万马军中反复冲突冒死救护的幼主，竟是日后孱弱无能当了俘虏的亡国之君，一个在作了阶下囚之后还沾沾自喜“乐不思蜀”的玩主。

不，即使赵云有后眼，料到了也要拼死抢救的。因为阿斗毕竟是刘氏的龙脉啊！这才是既勇又“忠”的赵子龙，这才是那个时代标准的英雄。

火烧连营今何在

宜昌——这个古称彝陵的地方，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一个溽暑季节烧了一把大火，号称七百里连营被焚成灰烬，随后便演出了一幕白帝城托孤的悲悲切切、君臣泣别的史剧。

自成都至彝陵，行程千里之遥，即使今天乘江轮顺流而下也要奔波几个日夜，当时江岸山路崎岖，或许有的地段还要由栈道通过，加之辎重粮草，迤迤而来，可说是至难至艰，危乎绝乎！

与其说是东吴年轻将领陆逊才高善断，不如说是刘备一开始就是决策上的失招。试想，劳师远征，疲甚渴极，溽暑天气，无疑置人马于干柴烈火之中；只要一点火星，即可席卷千军于鬼门关内。所以，当我年轻时听奚啸伯演《白帝城》那一唱三叹的行腔，便为刘备这位奔波一生的先主感到怜也不是怨也不是了。

后世人尽可以说那位卖草鞋出身的“皇叔”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却也要作细致分析：刘备作为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也许力不从心，但如从人性角度上看尚可理喻。试想，假若在他的桃园弟兄一被袭杀、一被暗害之后，仍那么沉得住气，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毫不感情用事，与吴主握手言欢，再结盟好。那恐怕就不是刘备的“这一个”，而是另外的什么人了。

一九九三年

襄 樊 之 气

古人云：“文以气为主”。其实，推而广之，人何尝不是“以气为主”。我去襄樊几次，对这座古城渐次有所了解，有所体味。而首要的感受就是它的“气”。这里有三国时诸葛孔明“好为梁父吟”的隆中之气，有东晋时朱序之母带领妇女上城御敌的夫人城之气，也有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登楼长歌的才赋之气，更有七百多年前在这里发生的军民合力抗击入侵强敌五年之久的悲壮之气。

我固然赞美进攻中的所向披靡，我同样赞美防御中坚不可摧的砥柱；而作为一种气节美，我尤其愿为一种前仆后继、横刀怒目的悲壮洒泪击鼓！

公元一二六七年，襄阳和樊城的军民，面

对南侵的强敌悍骑一无所惧，据汉水两岸，清流混合热血，在历史上又添以顽强斗志著称的浓重一笔。战争，从来就包含着意志的较量。沉着坚毅的意志本身也是“武器装备”，而且是杀伤力很强与御防有效的武器装备。

当时，南宋皇帝偏安江南已一百多年，“暖风熏得游人醉”，其意昏昏，早已孱弱不堪。但南宋的军民，尤其是下层军官和不甘屈辱的义民，却充满着寸土必卫的坚定信念。不畏强暴，反对欺凌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丧失了这种品格，空有百里华街、市肆列陈也可能不堪一击。当时先后守卫襄阳和樊城的宋将张顺、张贵和牛富等，都是些并非公卿的小人物，纵然一个接一个地捐躯战场，血染汉江，也没有在驍悍的摔跤手面前一丝儿示弱！

他们坚守五年有余，长达一千八百多个日夜。这日子不是守着窗儿看雁阵南飞度过的，而是在声穿烟尘蔽日、弓如霹雳弦惊的极度紧张中逐走了时光，其艰难险危可想而知。这里我联想到二战中的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英雄城。在捍卫凛正气节和人的尊严方面，古今中外其理相通，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列宁格

勒和斯大林格勒经长期坚守浴血苦战终未陷落，后者还成为战争形势的转折点，自此德寇侵略者便走了下坡路。而公元十三世纪的襄阳和樊城还是被攻陷。不过，被攻破的也不是城门，还是在苟活的变节者的灵魂中打开了缺口。

假如(也只能是“假如”)没有变节者，当时的襄樊，也许还有蜀中合川的钓鱼城，将会出现另一番奇特风景：在一片被征服者的喏喏声中，独有几个“顽固堡垒”上，绽放出永不凋谢的铁花，展示气节和凝聚力的风范。

虽说是“假如”，但也不是绝对不能。当时宋将余玠在蜀中合川依有利地形修钓鱼城，公元一二五九年元蒙哥汗率大军数攻不克，最后连蒙哥也死于城下。这说明在总体的孱弱中也有局部的强者，在不利的大气候中也有别种局面的小气候。尤其在古代的攻击条件下，防御的一方凭借浩然之气以及地利、准备充分等条件，完全能够成为侵犯者徒叹奈何的攻不破的堡垒。

但首要的一条还是“气”。气又有正气，邪气。正气旺而城固，邪气升则城倾。上述二